

## 仁寿大佛与乐山大佛的关系

叶 晓 莉

乐山大佛,以其高大雄伟而著称“世界第一”,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被批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距此不远百余公里的四川仁寿县牛角寨大佛,高15米,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曾于1988年载入《中国美术全集·四川石窟雕塑卷》。两座大佛均为弥勒佛,依山而凿,均属唐代。鉴于此,1982年第4期《旅游天府》文载:“牛角寨大佛与乐山大佛在艺术上、工程上有血缘关系,人们甚至怀疑它和乐山大佛是来自同一张蓝图,出自同一批工匠之手。”无独有偶,1986年7月18日的《文摘周报》转《人民政协报》文《仁寿发现乐山大佛蓝本》说:“四川文物工作者最近在仁寿县的山崖中发现举世无双的乐山大佛‘蓝本’——牛角寨大佛”等等。笔者经过多方考证,认为此种观点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从两佛的建造时间来论,乐山大佛其兴建始末有《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记载:“开元初,有沙门海通者……以此山(今凌云山)淙流激湍,峭壁万仞,涓石可改而下,江或积而平,若广开慈容,大廓轮相,善因可作,众力可集,由是崇未来因,作弥勒像……”但由于“功巨用广,费仁万金”,工程不是短时期可完成的,“全身未毕,禅师去世”,工程停下来了。后人为禅师精神所称道,故又于开元天宝年间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主持续建工程。到唐玄宗天宝五载(746年)五月,章仇兼琼升为“户部尚书”而离去,工程再次中断。其时,仅佛膝上身完成,“从莲座上至于膝,功未

就者几乎百尺”。后直到贞元初,又有剑南四川节度使韦皋本着“况弘我圣道,励兹群心,安彼暴流,俾其宁息,其应速宜矣”之认识,“谋匠石,筹庸庸”主持大佛的最后修建工程。经过十几年的辛勤劳作,乐山大佛终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方告竣工,整座大佛工程历时长达90年之久。

而四川仁寿牛角寨大佛,1982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居于牛角寨摩崖造像群中,高15米,保存基本完好,公布为第二批省文保单位。关于其建造时间,县志不可考,笔者在大佛五十米处一佛像龕右侧石壁发现有造像题记一则,仅残存“贞元十一(795年)太岁乙亥六日建,戊寅廿八日书,当敬造谨……”距大佛北约500米处的三清龕右壁上也存一通造像碑,重檐形碑额,浅浮雕卷草,四周边饰短形纹,碑名曰:“南竺观记”:“大唐天宝八载(749)太岁乙丑四月乙未朔十五日戊申三洞道士杨行进,三洞女道士杨近观,真□正法视元寄宪追第彦高等共造三宝像一龕,为国为家存亡动□□□供养。”

由上述所论,乐山大佛始凿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竣工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历时九十年之久。牛角寨大佛竣工时间从其邻题记应为唐贞元十一年(795)左右,不言其始凿时间,仅与其同代三清龕刻“南竺观记”为天宝八载(749年)由此推测,牛角寨大佛开凿时间也不应上下几十年,也就是说牛角寨大佛开凿时间应与乐山大佛的建造时

## 大邑“地主庄园”缘何改名

王治安

人名、抑或山名、水名、地名，虽然都是一种代号，一种称谓，却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底蕴，影响和反馈。

大邑“地主庄园”，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随着历史的变革，也经历了一个兴废沉浮的过程。共和国经过“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整风运动”之后，开始重视文物保护和文化建设工作。1958年的秋天，文化部分别在郑州、合肥召开了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出了“县县办博物馆”，“社社办展览室”，“开展群众性文物保护工作”的呼声。四川省文化局发出文件，称：“关于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我省较为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因此根据上述指示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

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经过两个月的运筹，是年10月22日，在庄园古朴典雅的大门上，竖起偌大的一块牌子：“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

这块牌子的出现，从某种视角来看，是现实对历史的尊重，也是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反馈。但这块牌子上有个“县”字，管辖的权属以县为主体。随着共和国的年龄的增长，人们对庄园的观察有了变化，除去“阶级”烙印之外，发掘出它的文化和艺术价值。1966年4月1日，温江地委将庄园更名为“四川省温江专区地主庄园陈列馆”。所谓的更迭，表明人们对庄园的历史地位有了新的理解。

文化大革命的帷幕刚拉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响彻天地，地主庄园便成为焦点、热点，成为阶级教育的场所。在“红卫兵”

间相差不应很远，至少应属同时代作品。至于有人说是先凿牛角寨大佛为“蓝本”后雕乐山大佛为成形，显然不免过于臆断。

其次，从两佛像的雕凿形状来看，也颇有不同之处。首先看坐势，乐山大佛善跏趺坐，而牛角寨大佛仅凿及腹部，不见其坐势。若为“蓝本”或“试雕品”岂有连基本轮廓皆不见就去雕成本之说？其二从两佛手印来看：乐山大佛为禅定印，双手平放膝部，面带笑容，牛角寨大佛双手合十当胸为合掌印以示敬礼。摩崖造像雕刻的人物神态、坐立姿势是判断其具体内容及场景的重要依据，显而易见乐山大佛与牛角寨大佛是大相径庭的，这“蓝本”

之说又从何而来呢？诚然，两者皆依山而凿，或许雕刻技艺有些类同，但若仅以此而论其两者是“同一批工匠之手”，未免过于牵强。

鉴于以上几点，笔者以为，在目前还没有更充分的史料及实物资料佐证以前，认为牛角寨大佛是乐山大佛“蓝本”，此说未免过早。充其量，我们说两佛是同时代作品，皆为我们对唐代社会及佛教的兴盛流传提供了充分而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是祖先留给我们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作者单位：仁寿县文管所）

（责任编辑：黄剑华）